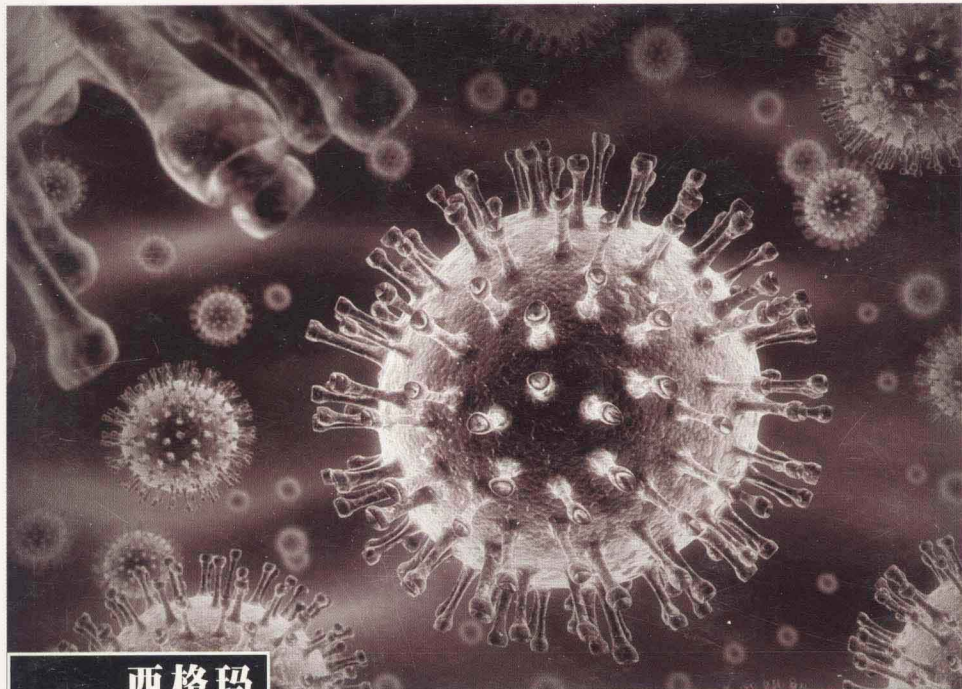




Σ

西格玛
中队

人体细胞只有10%属于我们自己！
其余都是细菌和寄生虫！

03

基因病毒

THE JUDAS STRAIN

【美】詹姆斯·罗林斯（James Rollins）著 李玉兰 译

基因病毒

【美】詹姆斯·罗林斯（James Rollins）著 李玉兰 译

THE JUDAS STRAIN

Copyright © 2007 by Jim Czajkowski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此译文为台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正式授权

版贸核渝字(2012)第12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因病毒 / (美) 罗林斯 (Rollins, J.) 著; 李玉兰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12

(西格玛中队)

书名原文: The Judas Strain

ISBN 978-7-229-07178-3

I. ①基…Ⅱ. ①罗…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4711号

西格玛中队：基因病毒

XIGEMA ZHONG DUI JIYIN BING DU

[美] 詹姆士·罗林斯 著

李玉兰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策划编辑：张慧哲

责任编辑：李杰

责任印制：杨宁

营销编辑：高帆 刘菲 许珍珍

装帧设计：荆棘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80mm 1/32 印张：14.625 字数：341千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来自历史记录的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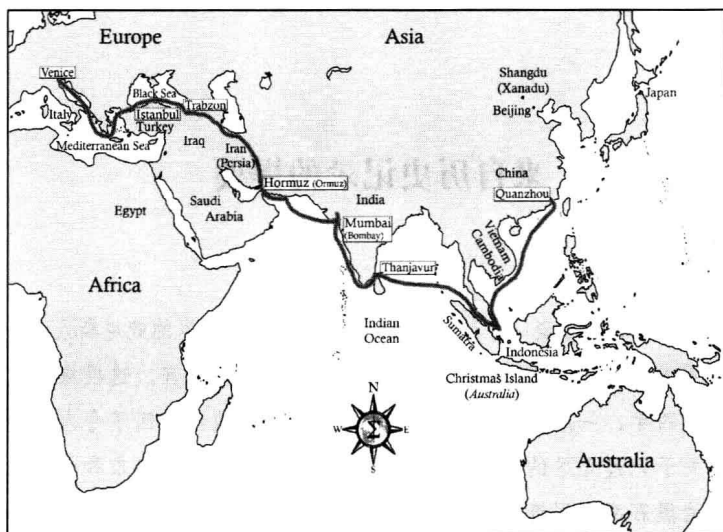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们来谈一个谜团。1271年，一名十七岁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叔起程前往忽必烈汗的中国皇宫。这段旅程他们走了二十四年，一路往东，路上尽是奇风异俗。他们带回了令人惊奇的故事：关于无边无尽的沙漠和布满玉石的河流、热闹的城市和大帆船、会燃烧的黑石头和用纸做的钱币、奇珍异兽和新奇的植物、食人族和神秘的巫师。

在忽必烈王朝服务十七年后，马可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鲁斯提契洛将他的故事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古法文书名是*Le Divisament Dou Monde*，也就是《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在欧洲造成了轰动，就连哥伦布也带着此书出发去寻找新大陆。

可是，马可拒谈一件事，书里也只隐晦地提到一些。马可离开中国时，忽必烈汗赐予他们十四艘大船和六百名随从卫兵。然而两年后，马可抵达威尼斯时，只剩下两艘船和十八个人。

时至今日，消失不见的船和随行人员行踪依然成谜。他们沉入大海了吗？还是遇到了暴风雨？或是被海盗劫持了？马可拒绝谈论。即使临终前有人请求他说出真相，他也只是含糊地回答：“我说出来的故事，还不及我所看到的一半。”

Return Journey of Marco Polo (1292 - 1295)



马可·波罗回程路线图 (1292—1295)

- | | |
|---|--------------------------------|
| 1) Africa 非洲 | 15) Iran (Persia) 伊朗 (波斯) |
| 2) Asia 亚洲 | 16) Iraq 伊拉克 |
| 3) Australia 澳大利亚 | 17)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
| 4) Beijing 北京 | 18) Italy 意大利 |
| 5) Black Sea 黑海 | 19) Japan 日本 |
| 6) Cambodia 柬埔寨 | 20)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
| 7) China 中国 | 21) Mumbai (Bombay) 孟买 |
| 8) Christmas Island (Australia) 圣诞岛 (澳大利亚) | 22) Quanzhou 泉州 |
| 9) Egypt 埃及 | 23)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
| 10) Europe 欧洲 | 24) Shangdu (Xanadu) 上都 |
| 11) Hormuz (Ormuz) 霍尔木兹 (忽鲁谟斯) | 25) Sumatra 苏门答腊岛 |
| 12) India 印度 | 26) Thanjavur 坦贾武尔 |
| 13) Indian Ocean 印度洋 | 27) Trabzon 特拉布宗 |
| 14)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 28) Turkey 土耳其 |
| | 29) Venice 威尼斯 |
| | 30) Vietnam 越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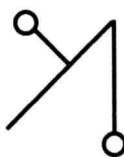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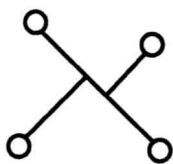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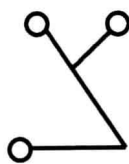
瘟疫先是传到了黑海的卡法城。当时骁勇善战的蒙古兵大举围攻那座贸易城，城里住了很多意大利热那亚城邦的商人。蒙古军队爆发传染病，皮肤出血溃烂而死。他们的军官恶意地以攻城的弩炮将病患的尸体丢过城墙，用尸体和尸块传播病毒。1347年，热那亚商人逃出来，搭乘十二艘大船回到意大利，在墨西拿港登陆，黑死病来到了我们的土地。

——吉瓦尼爵士著，雷何·沙田翻译，
《启示录》（米兰：A. 蒙达朵莉出版，1924年），34—35页

淋巴腺鼠疫（黑死病）为什么会在中世纪时突然出现在戈壁沙漠，随后造成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死亡，其原因至今成谜。其实，也无人知道近百年来亚洲为什么爆发那么多传染病和流行性感冒，例如SARS、禽流感。不过，我们非常确定：亚洲会再一次出现袭击全世界的瘟疫。

——美国疾病管制局，《传染病手册》

2006年5月



午夜

东南亚 苏门答腊岛

惨叫声终于止息。

十二堆营火在午夜的港湾里熊熊燃烧着。

“Il dio, li perdona¹……”父亲在旁边低声祷告，可是马可知道上帝不会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

少数几个男人等在沙滩上两艘长舢板旁边。黑暗的环境湖中正在进行一场火葬，而他们是唯一的目击者。月亮已经升起，十二艘单层木帆船全被火焰包围，大火吞噬了断气的尸体和仍然苟延残喘、被诅咒的活人。一根根燃烧的船桅直指苍天，无言控诉，灰烬纷纷落到海滩和几名观看者身上，夜晚的空气中充满难闻的尸臭味。

“十二艘船，”他叔叔马塞奥紧握着银十字架低语，“和十二门徒一样的数字。”

无论如何，至少被活活烧死的惨叫消失了，沙滩上现在只听到大火哗哗剥剥的爆响和低沉的轰鸣声。马可想转头躲开眼前的景象。其他人背对大海跪着，满脸惨白，全都看不下去。

所有人都赤裸着身体，彼此检查有无出现任何迹象。就连大汗的公主也戴着镶有珠宝的头冠，站在帆布拉成的屏风后面蔽体。在大火的

1 意大利语：上帝，请原谅他们。——译注

照耀下，马可注意到帆布反射出的纤细曲线。公主的侍女们也赤裸着，正在检查主人的身体。公主的名字叫可亥金，意思是蓝色公主，是一名十七岁的少女。马可离开威尼斯起程东游时，也是十七岁。大汗派他的父亲和叔叔将公主护送至她的未婚夫波斯汗手中，他是忽必烈汗的弟弟的孙子。

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第一个被感染的船员鼠蹊和手臂内侧出现鞭痕状的红肿只是四个月前的事吗？传染病像油上的火焰扩散开来，逼得幸存下来的人撤离大船，困在这座怪兽横行的食人小岛上。

黑暗丛林内鼓声隆隆，就连那些野蛮人都知道最好不要接近他们，就像野狼嗅出腐烂的气味而避开生病的羊群。土著用藤蔓穿过眼孔，将头骨吊在树枝上围绕他们的营地，驱魔避凶。

食人魔因为病人而不敢靠近。

不过，现在护身符没了。

怒火终于将病人焚烧殆尽，只留下少数几位生还者。

没有红鞭痕的生还者。

七天前的一个晚上，他们把活着的病患一一骗上停在湖中的大船，上面留了水和食物。留在岸上的人彼此仔细观察有无出现任何迹象。被放逐到船上的病人不断对岸上的人哭泣哀求。他们大叫大嚷地祈祷、咒骂，不过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偶尔传来的嘹亮狂笑声。

应该用利刃划过他们的喉咙，可是大家都害怕碰到病人的鲜血，所以只好将他们骗上船，和病死的尸体禁锢在一起。

当天晚上太阳下山后，海面上浮现出古怪的光芒，牛奶般从两艘船旁平静的黑色水面散开。他们以前见过那种光芒，是在那座被诅咒的城市石塔下面的运河与水池里。现在，他们已经逃了出来。

瘟疫试图逃离木船监狱。

这让他们别无选择。

他们留下一艘大船，以便日后驶离，然后烧毁了其他的。

马可的叔叔马塞奥在剩下的船员之间穿梭，挥手要他们穿上衣服。

可是，朴素的布料和编织的羊毛衣遮不住他们身上深沉的罪孽。

“我们的所作所为……”马可说。

“我们必须守口如瓶。”他父亲说，递给他一件长袍。“关于这场瘟疫，只要泄露一个字，我们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所有港口都会下令禁止我们上岸。不过，既然已经在海上烧光了瘟疫，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

马可将袍子套过头，他父亲注意到儿子用棍子在沙上画下的图案。他紧抿着嘴，用脚后跟将图案擦掉，抬眼看着马可，乞求地说：“不要，马可……永远不要……”

可是，记忆不可能如此轻易被抹杀。他是大汗的学者、使节，甚至帮他绘制所征服国土的地图。

他父亲再度开口说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们的发现……它被诅咒了。”

马可点头，对自己的画并未多作评论，只轻轻地说：“死亡之城。”

他父亲的脸色更加惨白，马可知道父亲惧怕的不只是瘟疫。

“你发誓，马可。”他坚持着。

马可抬眼看着满脸皱纹的父亲。在上都大汗身边待了几十年，他老了，而过去的四个月，更将他瞬间催老许多。

“你以你母亲神圣的灵魂发誓，绝不向任何人提起我们的发现和所作所为。”

马可迟疑着。

他父亲紧握着他的肩膀，力道之大几乎挤碎他的骨头。“你发誓，儿子，这是为了你好。”

父亲眼神里的熊熊烈焰透着惊恐……和恳求，马可无法拒绝他。

“我永远不提。”他终于做出承诺。“死后也不会，我保证，父亲。”

马可的叔叔终于走了过来，无意间听到年轻人的誓言。“我们不该侵犯那里的，尼可路。”他责备哥哥，但其实是在骂马可。

三个人都沉默下来，那个共同的秘密令他们心情沉重不堪。

他叔叔说得没错。

马可回想起四个月前经过的河流三角洲，黑色河水流入大海，两

岸浓密的丛林里垂挂着藤蔓。他们原本只打算修补两艘船，同时补给淡水。他们实在不该冒险深入，可是马可听说那些低矮的山脉后面有座宏伟的城市，再加上修船需要十天，所以他和四十名蒙古卫兵爬上山顶一探究竟。站在山岗上，马可看到丛林深处耸立着一座石塔，它高耸入云，在夕阳的余晖中辉煌华丽，像灯塔般引诱着他，激起他的好奇心。

可是，他们穿越森林时一片死寂，那本应该足以警告他们。那里像现在一样没有鼓声，没有鸟鸣，没有猴群的尖叫声。显而易见，死亡之城正等着他们。

擅自闯入是个致命的错误。

而代价不只是鲜血。

三个人凝视着闷烧中的大船沉入海里，其中一根帆柱像棵大树般倒下。二十多年前，父亲、儿子和叔叔得到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允许，离开意大利朝蒙古展开冒险之旅，直抵上都，在大汗的宫殿和园林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像被囚禁的鸬鹚鸟。成为皇帝的宠臣后，波罗家族的人发现自己被绑住了，不是被链子绑住，而是被大汗的慷慨豪迈和令人窒息的友情。如果离开必定得罪大汗的热情，终于，幸运之神降临，他们可以回威尼斯了。忽必烈汗派他们护送可亥金公主到波斯成婚。

要不然他们可能永远离不开上都……

“天快亮了，”他父亲说，“我们走吧，该回家了。”

“到达意大利港口后，我们怎么跟提巴度说？”马塞奥问。提巴度是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俗名，他曾是波罗家的世交，一直很支持这个家族。

“我们无法确定他还活着，”马可父亲回答，“我们离开太久了。”

“如果他还活着呢，尼可路？”他叔叔追问。

“那就告诉他我们知道的，关于蒙古人的习俗和强大的国力，如同他当年的命令。但是不能提到这里发生的瘟疫……没什么好说的，瘟疫已经结束了。”

马塞奥叹气，却没有放松下来。马可在叔叔愤怒的眼神里读到他没出口的话。

那些人的性命，不是瘟疫夺走的。

他父亲更坚定地重复，似乎这样能让事情成真。“已经结束了。”

马可抬眼看着年长的父亲和叔叔。他们被翻腾的灰烬和夜空下的浓烟包围着。只要他们还记得，瘟疫便永远不会结束。

他低头看着脚趾。虽然沙上的符号已被抹掉，但仍然鲜明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他偷了一张树皮地图，上面用血画着散布在丛林里的庙宇和佛塔。

那里空无一人。

除了尸体外。

石头广场上散布着鸟儿的尸体，它们似乎是在飞翔途中被击落。所有生物都未能幸免，男人、女人和孩童，牛和野兽，就连大蟒蛇都瘫软地挂在树枝上，鳞片下的肉体都焦熟了。

只有蚂蚁活了下来。

各种大小、颜色的蚂蚁。

密密麻麻地散布在石头和尸体上，缓慢肢解并运走尸块。

他错了……仍然有东西等着黑夜的降临。

马可甩掉那些回忆。

父亲发现了马可从一座庙宇偷回来的东西，立刻烧掉地图，将灰烬撒到大海上。这件事发生在第一名士兵出现感染症状前。

“忘了这件事，”当时，他父亲如此警告。“这和我们无关。让它随着历史洪流消失吧。”

马可一定会遵守誓言，绝不告诉其他人这里发生的事。不过，他抚摸着沙子上的一个符号。他记录了这么多……毁灭这些知识对吗？

如果有别的方式保存它……

仿佛读到了他的心思，马塞奥叔叔放声说出大家的恐惧。“尼可路，如果可怕的病情再度出现，我们还要登上祖国的港口吗？”

“那就表示横行霸道的人类气数尽了。”他父亲难过地说，轻敲着马塞奥裸胸前的十字架。“那位修士早已了然于心，他的牺牲……”

十字架原本属于阿格里修士。这位圣多米尼克教派的修士，在受到

诅咒的城市里，牺牲自己拯救大家。他们立下了不名誉的协议，遵从他的命令离开，单独留下他一人。

他是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侄子。

黑暗海面上的最后一道火苗消失了，马可低语着：“下次，老天爷还会救我们吗？”

5月22日 下午06:32

印度洋 东经105° 11' 56.52" 南纬10° 44' 07.87"

“谁还要福斯特啤酒？趁我还在下面快说。”科瑞·杜尼在甲板下喊着。

听到丈夫的声音，苏珊·杜尼博士笑了起来，她离开潜水梯爬上船尾开阔的甲板，脱下浮力背心，将潜水器具搬到研究船操舵室后面的架子上，氧气瓶放上架时叮当响着。

卸下重负后，她掀起肩上的毛巾，擦干几乎被烈日和盐巴漂成白色的金发，然后拉下湿漉漉的潜水衣长长的拉链。

“碰——巴达碰……巴达碰……”她身后的躺椅爆出响声。

她甚至没有回头。显然有人在悉尼的脱衣酒吧待太久了。“阿普盖特教授，每次我脱潜水衣时你都要这样吗？”

那位灰发地质学家戴着眼镜，腿上放着翻开的航海史教科书。“一名身材丰满的年轻女人在面前脱下衣服展露自己时，如果不称赞一番，那真是没有绅士风度。”

她将潜水衣扯下肩膀，拉到腰上，里面穿着一件式泳衣。过去尴尬的经验告诉她，比基尼泳装的上部会随着湿潜水衣剥落。虽然她不在乎年长三十岁的退休教授色迷迷的眼神，可是并不打算送他一场免费的脱衣秀。

他丈夫爬上来，用一只手夹着三个冒出水滴的大瓶子，看到她后，咧嘴而笑。“我就知道在上面跌跌撞撞的是你。”

他走上甲板，伸展高大的身体。他只穿着白色运动短裤和敞开的宽

松衬衫。他在澳洲达尔文港一艘船上担任技师，八年前，和苏珊在另一艘悉尼大学的研究船进船坞维修期间相遇。三天前，他们才欢庆了第五个结婚纪念日。他们把游艇下锚于基里蒂马蒂环礁外一百海里处，这个环礁带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圣诞岛。

他递给她一瓶。“听到什么了吗？”

她一口气灌下好几口啤酒，享受它的冰凉。因为一整个下午都含着咸咸的口器，她的嘴巴很苍白。“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听到，搁浅的事仍然毫无头绪。”

十天前，八十只印度洋特有的太平洋瓶鼻海豚在爪哇沿海搁浅。而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鲸豚长期受到声纳干扰而产生的行为变化，那是许多搁浅自杀案件的根本原因。通常做研究时，她会带一组结合了研究生和大学生的研究助理，不过这次她只是和她的良师益友出来度假，没想到却碰上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搁浅自杀——因此，他们延长了停留时间。

“会不会是人为声纳以外的原因？”阿普盖特沉思着，手指在啤酒瓶上画着圈圈。“这个海域经常发生微型地震。也可能是深海发生板块位移，改变了正常音调，吓得它们自我毁灭。”

“这里几个月前才发生一场大地震。”她丈夫说。他在教授旁边的躺椅上坐下，拍拍椅垫要她坐在身边。“也许是余震。”

苏珊无法反驳他们的推论。过去两年来，连续发生了几次大地震，再加上那场大海啸，这个区域的海床已被搅得翻天覆地。他们说的都有可能，却无法说服她，这里一定有事情发生。海底礁岩一片荒凉，这很不寻常。那里的小生物似乎都缩进了岩洞、贝壳和沙洞里，所有生物仿佛都暂停了呼吸。

也许，那些敏感的海豚是受了微型地震的影响。

她蹙着眉在丈夫身边坐下，打算待会用无线电询问圣诞岛附近海域，有无侦测到不寻常的地壳活动。然而现在，她有个消息，绝对能让丈夫明天早上下水。

“我倒是看到了一个很像古老沉船残骸的东西。”

“绝对不可能。”他坐直了。在达尔文港，科瑞专门带观光客下海寻

找散布在澳洲北部海岸、二战期间沉入海里的军舰，他对寻找沉船有浓厚的兴趣。“哪里？”

她往后随意地指着远方。“大约在右舷一百米处的海床上，有几根黑色船梁笔直地伸出海沙，可能是被上次的大地震震出来的，或是因大海啸带走了沉船上的泥沙而暴露出来。我没有时间勘查，而且我想把这个工作留给专家。”她拧了丈夫的肋骨处一下，然后躺入他怀里。

他们抱着彼此，看最后一道闪亮的夕阳安静地消失在海里。这是他们的习惯，除了暴风雨天，他们从未错过海上的夕阳。游艇轻轻摇晃。远方，一艘油轮经过，闪着几道亮光，除此之外，海上只剩下他们。

一声尖锐的咆哮吓得苏珊跳了起来。她现在才知道自己仍然有些紧张，被下面礁岩生物奇特的戒备行为困扰着。

“哎哟！奥斯卡！”教授喊着。

苏珊这才发现游艇上的第四位成员不见了踪影。狗儿又吼了一声。那只矮胖的昆士兰赫勒犬是教授的狗，已经呈现老态，有些关节炎，通常都四肢大开地趴在任一道它找到的阳光里。

“我去找它，”阿普盖特说，“让你们这对情侣尽情地卿卿我我。而且，走到船首刚好可以消耗一些能量，在上床睡觉前装下另一瓶啤酒。”

教授呻吟着站起来，朝船首走去，打算绕到另一边，却又停了下来，凝视着东方更深暗的夜空。

奥斯卡再度咆哮。

阿普盖特并未阻止它，反而喊着苏珊和科瑞，他的声音低沉而严肃。

“你们应该过来看看。”

苏珊迅速站起来，疾步而去，科瑞跟在她后面。他们来到教授身旁。

“他妈的见鬼……”她丈夫低语着。

“我想你找到将海豚逼上岸的东西了。”教授说。

东方海面上，有道又长又宽、令人毛骨悚然的冷光，随波浪上下起伏着。那道银光翻腾旋转着。老狗前脚撑在右舷栏杆上大叫，对着光芒低吼着。

“那到底是什么？”科瑞问。

苏珊朝栏杆靠过去，回答道：“我听说过这个现象，它叫**乳海**。船只常通报在印度洋上看到这样的光芒，相关的记录可回溯至儒勒·凡尔纳¹。1995年时，人造卫星甚至还拍到绵延上百平方英里的乳海。眼前这个，只能算是小规模。”

“小，才怪，”她丈夫咕哝说，“可是，它到底是什么？某种赤潮²？”

她摇摇头。“不太一样。赤潮是因为海藻大量繁殖，而这些光芒来自细菌身上的生物光，可能是吃海藻或其他有机物的。它没有致命的危险，可是我想——”

船底突然响了一声，似乎被某个大型物体撞到。奥斯卡激动地狂吠起来，沿着栏杆来回奔跑，试着从杆柱探头出去。

他们三人都探身往下看。

光亮的乳海包围着快艇的船骨，有个大型物体从海底升上来，肚子朝上，不过身体仍然扭动，牙齿紧咬着，是只身长超过六米的巨大牛鲨。闪亮的水面冒出气泡盖过它，将乳白色的海水变得红酒一般。

苏珊发现鲨鱼肚子上的气泡不是来自海水，而是来自被乳白海水煮熟的肉体。可怕的鲨鱼尸体又沉入海中。然而，乳海上又有其他生物浮了上来，有些扭动着，有些已经死亡：海豚、海龟和上百条的鱼。

阿普盖特退离栏杆一步。“这些细菌好像不只吃海藻。”

科瑞转头看着她。“苏珊……”

她的视线无法离开那幅死亡场景。虽然恐惧之心油然而生，她依然无法压下科学家一探究竟的好奇心，这让她感到内疚。

“苏珊……”

她终于转向丈夫，有点被他不断的叫喊激怒。

“你之前在里面潜水，”他指着海面解释道，“一整天。”

“所以？我们都在水里待了一些时间，就连奥斯卡也狗刨式地游了

1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法国科幻小说家，著有《海底两万里》等探险小说，当时甚至尚未有潜水艇。——译注

2 浮游生物异常聚集或增生而造成海水变色的现象，不一定是红色的，赤潮只是统称。此现象会造成鱼虾等海洋生物大量死亡。——译注

一会儿。”

她丈夫并未正视她的目光，而是看着她搔抓她的前臂。浸湿的潜水衣有时会擦伤她的四肢，可是他脸上紧绷的表情使她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前臂。那里的肌肤布满了卵石大小的疹子，因为搔抓而变得更加严重。

她瞪向手臂的同时，红通通的条痕大量浮现。

“苏珊……”

她无法置信地惊呼：“老天……”

不过，她还是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它……它在我身体里面。”